

潞安府志卷二十九

藝文續編一

賜馮奉世璽書

元 帝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魯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魯依深山多徑道不得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勢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

詣非爲擊也今發三輔河東 農越騎迹射欽飛鼓者
羽林孤兒及呼速索噶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
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
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
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
也若夫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
到合擊羌魯

論代羌事

馮奉世

羌魯近在境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
師討之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

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
射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
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
一月足以決

再論代羌事

時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
歛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
又論之

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
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
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
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

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

自陳疏

馮衍

臣伏念高祖之畧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宏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

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
將師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
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
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
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
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
今遭清明之時飭躬立行之秋而怨讐叢興譏議橫世
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功也疏遠隴畝之臣無望高
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求罪尤

馮參贊

班固

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與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王貢兩龔鮑宣傳合贊

班固

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

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

爲馮野王詣王鳳奏記

杜 欽

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

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卽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

說廉丹書

馮衍

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馮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

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
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世相韓
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
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
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
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都鎮撫吏士
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
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
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
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

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

說廉丹書

又

馮衍

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處於未萌况其昭哲者乎凡
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
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故信
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
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

說鮑永書

馮衍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
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

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
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
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
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拏未解兵連不息皇
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唾
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
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期之間海內大定繼
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
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
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

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
屋畧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
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
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
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
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
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
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况乎萬里之漢
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提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
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正定

之際復擾而大將所部不過百里守城戰軍不息兵革
雲翔百姓震駭柰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
名關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
之場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
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
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
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說鄧禹書

馮衍

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以觀於政夫爲君而不明於道
上無所承天下無以化民爲臣而不明於道進無以事

君退無以修身聖朝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誠少遊
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元妙之中明昭於日月而智溢
乎四海聖朝享堯舜之榮將軍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與陰就書

馮衍

衍聞神龍驤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
同情合聲比則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殷勤論
議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
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冥思
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
之臣無所效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

官屬衍不自量願侯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

宋

鮑永傳論

范

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其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概也

桓譚馮衍傳論

范蔚宗

夫貴者負執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畧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以彌阻於來情嗚呼

隋

獎陸讓母馮氏詔

馮氏體備仁慈夙嫺禮度孽讓非其所生往犯憲章宜從極法躬自詣闕爲之請命匍匐頓顙朕哀其義特免

死臯使天下婦人皆如馮者豈不閨門雍睦風俗和平
朕每嘉歡不能已宜標揚優賞用彰有德可賜帛五百
段集諸命婦與馮相識以寵異之

唐

爲戰陣處立寺詔

貞觀三年

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此明罰其有桀犬
嬰此湯羅銜鬚義憤終乎握節各徇所奉咸日往月來
逝川斯遠雖項籍放命封樹紀於邱墓紀信捐生丹素
著於圖象猶恐九泉之下尙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纏水
炭愀然疚懷用忘興寢所以樹其福田濟其營魄可於